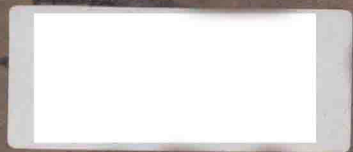


讀

書

問

先旦自署



近年來之知識介紹

中國今日窮極矣，而智識事業不倖免焉。經濟家言生產，新知識之增加，亦一種生產也；而此則幾等於零。經濟生產之一法，在利用外國資本，猶之治學問者必善用西學方法，而此善用之事實頗不習見，是新學識無由產生之一大原因也。學問雖不自產生，而所謂智識階級者固不能不談學問以自存；於是種種假借之法以生。其最要者厥爲外國學問之介紹，猶之工商界不能自製自賣，不得不仰給舶來物品，以爲搪塞。

顧外國學問之介紹不能不有相當之標準與限制，否則流弊滋甚。環顧近年來出版界，此種標準與限制，可云絕少。於是生淫濫與膚淺種種弊病。

試翻閱流行之若干定期刊物，可知介紹西方現存智識之文字，至少居十之七八。最顯而易見者爲譯文；其次，集若干文稿，略加編訂；再次，就某本西書或某篇文字，改頭換面，顯屬西人所謂 *Re-view* 之作，而不居其名。譯稿或編譯之稿往往僅具原著之姓名，而於原登之刊物，年月，及作者之身分，了不敘明；於身分一端，譯者或竟茫然，亦自無從敘起；最甚者且並原著者之姓名而略之，第言某某譯，即算了事。中國之讀者易與，亦竟視爲當然，不加指摘，

於是其闕漏乃愈甚。此淫濫之一端也。

自然現象，覆載之內，大致相同，且其性質超越人事範圍之外，故自然科學之智識，盡量介紹，不嫌其多。社會現象，則因時因地而異，其受文字上之介紹，即宜有相當之限制。至社會學說，即在歐美認為可行者，在中國未必可行，操筆事介紹者尤不宜不審慎又審慎，況其不成學說，缺乏相當之事理根據，而西方通人猶認為不可行者乎？即馴良如基督教，一經與一地之背景對照，即可發見其格格不入之處，遑論其他。橘逾淮為枳之說，歷來言西學者每等夷視之；及至今日，所謂枳者且開花結實，舍斧斤外已苦無應付之法，乃漸有人議論及之，不已晚乎？此淫濫之又一端也。

近年來習見之文字，所論議者大率不出哲學，教育，社會學數種範圍。豈中國學者於此三種學問之興會獨深，或中國社會所仰望於此三種學問者獨大耶？殆未必然。茲三種學問者，範圍至大，包羅至無限，精究之固難，而欲於中撷拾一知半解以爲作稿之資料則絕易也。此在讀稿者或未必知，而在集稿或編稿者必大有以實我說。一稿之標題，曰緒論，曰概要，曰原理，曰大綱，曰要義，曰述略，至於層出不窮。我嘗語人：中國人言西方學問，不知運命中究有擺脫『引論』與『要義』之一日否；設不能者，曷不自今日始，放棄學問不談，省些精神目力，以爲他用？中國舊日之學問家，本喜爲寬泛不着邊際之論；然當日善談者不多，從而受教者亦有限，其發爲文

章付諸割闕者更不常見；今則自大學教授以至中學學生，人人有講人生觀，教育原理，與社會問題之權利與義務，從之者既如雲；而印刷業又甚發展；今昔相較，形勢懸殊矣。夫以有限之學問，供無窮之鋪張，宜膚淺程度之日深也已。

膚淺之病，不僅於短篇之作品見之，其較大之編譯品亦未能免。近年來各書坊之出品中，有所謂百科小叢書，常識叢書，新時代叢書及各種百科全書等，其內容大都淺率簡陋，鮮有可以稱為著作者。為普及計，此種淺易之作，殊不可無；然在同類科目上比較高深或專門之著作，或譯作，則絕不多觀。循此以往，行見常識二字，將為膚淺之代名詞，而為不學無術者之護身符矣。昔當譯學初階西方

重要名著之譯行，尙不在少數，今則並此而無之；而教科書，普通常識之書，在歐美學術界未必有相當位置者，則譯者羣趨之。是又豈智識介紹之正軌也哉？

中國介紹西學之初期有一大弊病焉，曰附會。有新學說或新智識於此，介紹者必於舊籍中覓一大致雷同之理論或事實而對比之，甚或沿用其名詞，不以爲異；今日流行之『共和』，『革命』，其尤著者也。今日之介紹西學者鮮有犯此病者。此其變遷與國人對於中西文化之態度有絕大關係。西學初東，國人每鄙夷之，間有一二教士編譯關於科學之書籍，智識階級不之重也。及知西學不可不習，於是從事介紹者日多；願其於國學之根柢尙深，其對之之信仰尙重，

故當其從事介紹也，常持中西學問互相發明之說，而已則居其間爲發明之人；此穿鑿附會之所由來也。今則國學有根柢者日少，社會對於西方文明之倚賴與崇拜日深，甚至甘受其奴使而不知恥；從事介紹者，文字尙多未通，自未遑斤斤於舊說之參考矣。此新舊二態度者，皆失之主觀偏激，非學問與文化之福利也。

智識介紹事業之所以有今日者，舍上文信仰西學過深之一原因外，尙有二大原因：一曰民衆化，一曰商化。非人人可與語人生觀，社會理想，及各種智識也；而近代所謂思潮者，似謂非人人有正確之人生觀與社會理想與充分之各種智識，不足以言社會進步；於是發爲議論，著爲政策，務使引車賣漿倒糞之流，得沾澤化。意非不

盛，無奈行之之結果：澤未下被，而學問已蒙淫濫淺陋之病何！哲學家與教育家既倡之於前，著作家與出版家自必從而和之於後，自此非淺易之文不作，否則將無讀衆，非通俗之書不印行，否則將無買主，而讀衆與主顧之多寡，一視淺易之程度而差，誠以不如此不足以順合潮流也。夫一端有淺率易與之讀者，一端有惟利是圖之出版界，而居其間者復有多數專恃稿費爲生活之學問家與藉稿費爲補助之學生，從而擴大其供求；求供之間，一推一挽，而知識介紹事業乃若水之走阪，愈趨而愈下矣。

教授爲學問之大敵說

這是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詹姆斯 Wm. James 與英國大致同派的哲學家歌雷 F.O.S. Schiller 談話中間的一句。這句話究作何解，很耐人玩味。至少可以有三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歌雷的，怕也就是詹姆斯的。下面就是歌雷的話。『一行學問的旨趣，在使學他的人天天加多，他的影響天天擴大出去。教這行學問的那位教授的旨趣，却未必在此；他要鞏固他的地位，要增高他的權威。他的方法，便在使這行學問越變越專門。』

越專門，懂他的人便越少，有力量來批評他的人便越少；他就越覺得自己超凡入聖。……他的專門名詞越來越多，弄得人人莫名其妙。……長此不改，不論那一行學問，必有教之不得學之不屑的。』(Tantalus, 1924. 1111—114頁) 所以說，一行學問的大敵，便是這行學問的教授。這是第一說。

孔子說：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近世所謂科學精神也不外這四個大字。這可以說是學問家的四條清規，面子上，做學問的教授們似乎都很守清規的，事實上，一條不犯的，却尋不出幾個來。大凡一個究研生，一個助教，總是小心翼翼的；到得後來，自己略微有些根柢，有些貢獻，便要自稱或加入某個派別。一有了派別，西人

所謂School，於是入主出奴，是丹非素的精神，便一天發達似一天。他未嘗不繼續作研究功夫，然而他的立足點不免十分偏狹；這便是犯了固字與我字的毛病。要是他向來的方法是不太謹嚴的，到此也許更要犯意字必字兩個毛病。

這許多毛病，在哲學家方面，真是不一而足；所謂系統的哲學家，我看無一倖免。科學家方面略微好些，然而數派或兩派對峙的局勢是常見的。極端的達爾文派與極端的拉馬克派對峙；雷勃的機械派與杜里舒的生機派對峙；皮耳孫的統計遺傳派與達文包的曼氏遺傳派對峙；行為心理派與意識心理派對峙。諸如此類，在從事的幾位教授，雙方鉤心鬬角，容有相當興趣，但在那一行學問方面，却多少

不能不受打擊。研究一行學問的教授，一有派別，這一行學問，在那位教授手裏，至少已是宣告局部封鎖了。教授是學問的敵人，這是第二說。

這兩個說法，第一說似乎不適用於中國的教授；因為大多數的連一行學問的術語都記不清楚，遑論播弄他來嚇人。第二說比較適用些。中國教授近來也有派別了。不過他們的派別，很少是自己的本領賺來的。那一派的有些名望的教授先有機會教他，他自以為拳拳服膺了，他便替那一派說話，替那一派辯護。這是很自然的，青年有志的學者，那有不願意追隨驥尾的呢？記得有一位老朋友，初入美國某大學，在某大教授下專攻某科；他的談吐主張，不知不覺就

入了他老師的派別，開口閉口的是『我師』『我師』。後來他畢業了，轉入另一大學作研究生，我就再也不聽見他提起他的老師，吐屬也從此不同了。我看中國教授所自標或自期許的派別，多數是如此得來的。

然而中國教授所以爲學問之大敵者却不在此。他們大多數除了介紹西方幾本教科書以外，本來不做甚麼研究，在某行學問上不預備生甚麼淨利。他們所以爲學問之敵者，却在他們以教授自居，人家也口口聲聲的用教授兩字捧他。

歐美各國大學的學生未必如何特色，收取學生的條件未必如何嚴密，然教授的資格却非同小可。在德國制度之下，從試教到正教

授，中間要經過十數年或數十年的磨難和謹嚴的學者生活。美國的制度比較似乎寬些，然而相當的年限也少不得。從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決沒有躡等的，更沒有剛從大學或大學院出來一躍而爲教授的。做別的事也許可以不講資格和經驗，學問是積銖累寸的東西，非講不可。中國近來的大學，既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的教授當然比春筍更要多了。然而調查起大多數的履歷起來，最了不得的是剛出大學院的哲博或法博（是J.D.，不是LL.D.）。我說此話，不是推崇學位，不過得過博士的教授，至少大概做過一篇多少自出心裁的論文，比較差強人意罷了。

一國各大學的教授，總看起來，是一個不組織的最高學府，所以

當教授的責任與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如今中國的教授，十之七八，

既無成績在前，又不亟起直追於後，使當教授之名而無愧；結果，除了一行學問，在這位教授手裏，不得不宣告停頓外，還有一個絕大的危機。就是，使登他『門牆』的人，並不見門牆如何之高，於是學問界倖進之人一天多似一天，吃教授飯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到得教授完全成了一種餬口的職業，中國的學問界就可以宣告破產了。除非有別派健全些的勢力出來替他，這是不可倖免的。這不是危言，近來已很有這種趨勢，前月工會組織發達的時候，不是有人提倡設立一個教授協會麼？當時我願義思名，以爲與其沿用教授二字，遭非智識階級的非難，不如稱爲『課業工會』，與其他工會一致行動，比較妥切

些。這個工會的大目的，當然也在『保護並發展自身的利益』了。所以若有不做教授的人來談學問，工會也許要出來干涉；不入工會的學問家，也許不准居教授之名，不許在大學裏教書。此種現象，目下雖尙無有，不過若是不講資格和職業化的兩個傾向長此不改，早晚不免有這個日子罷了。

總之，就現在情形而論，中國多一個教授，那一行不幸的學問即多一個障礙，少一分進境：因為他把持了這一學問，一面自己不努力下去，一面使有志力者不能問津。教授——尤其是今日中國風行一時的教授——是學問的大敵，這是第三個說法。